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四

永年武汝清
後學 武陟王 暢 校訂
九世孫世玫 十世孫金桂重刊

順治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七月

初一日

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而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元虛渾無把捉庸乃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傳於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然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塗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

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

初二日

嘗見爲詩爲文者只因有意乎人之譽毀遂避惡趨好飾巧逢人不能直抒心之所得斷未有鼓盪於好爭之門者作人不能硬豎脊梁獨存而已亦只爲傾慕讚毀一有趨避遂不覺流入鄉愿路上去

初三日

白沙子曰君子一日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忘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揭思此畏字即學之

心法也吾人以一身之微衆欲環攻力不能勝而此
身位置何所即欲不畏不可得也畏久則樂生戒
懼之後乃有此恬愉耳

初四日

韓于新視予夏峯叢書而賦此兼訂後約　家是盧龍
稱中原意氣新衆爭推義俠我獨愛情真蓉學勞
相共迷途背關津鑱巖一水斷來往片辭頻

初六日

拈舊事示子新　歲月忽將八十年人情世態幾迴
旋平生最愛孫思邈千古高蹤方又圓　憶昔論

交南北時非愚非智總情癡廻環往事思傳火除

郤君家更問誰

初八日

送郭駿臣駿臣赴秋試　偃卧空山歲月深雞鳴時

聽二龍吟欣聞此際天香發好傍高堂晝荻心

初九日

新秋坐月有懷杜君吳陳國鎮　衰鬢蕭蕭千里身

夏半濤寂自成憐何逐新月嘗擀各別送歸雲渡

憶人老我燈光誰偷火多君道合更傳新洋裘皆

今荒三徑寄水何時一問津

咨有因刺事而戲亏稼耕者爲拈此句　聞說諸君舌劍橫古今治亂一枰枰看來元是躬耕穩入眼桑麻老更明

初十日

群兒嬉戲　孺子頻來對夕晨笑喃喃嗔語縷縷其願言老大常如此使見當處三代人

堦前白玉簪　幽香未覺孰知音掃地留蹤縱我心花亦有情能解語問來相對一披襟

十一日

客爲予贊荊卿偶成　家在燕南易水傍荊卿故里

亦同鄉匹夫一劍成何事徒使時人惜俠腸

示老幹 兩年雖長頭心消猶憶當時供我薪劉殺

世情雖入眼何如老幹共宵晨

十二日

戒族黨諸子弟 千里浮家作老農攜來族黨隱增

東人心同異名如面堪怪而曹墜父風

月下憶韵兒在安邑 待月到深夜雲開月照人而

餘更殷潔千里有同隣 倚門與倚閭從古此情

真致朽亦如此猶無近婦人

十三日

望晴　連朝沉雲黑陰氣一何盛禾黍將登場稍稍恐不實望晴呼白日呼之不肯出誰爲撥雲務一洗對除曬數歲歲不豐今年秀全失再爲風雨欺婦子何爾室老天自好生孑遺應在恤

十四日

寄懷雷少司寇　一別十二年旋地幾回別登有故人中夜腸百結誰老嵗無家將無念朋哲無事作壯游佳山便相悅況復驅我去避計謀生拙從來羈旅人進退不自設日夕望故山家在自諸列非隱而逃規本負與俗乖回憶雙柳坡五更歸夢

切麋鹿鳴豐林麟鳳翔天闕念我君有心感君我

匪石堅聳咽素秋相思正未報

問默識曰天何言哉天之默也四時行百物生天之

識也

問動靜曰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

無欲動亦定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

動靜不成靜矣

問人心道心曰心只一箇心無欲則人而道矣所謂

克念也有欲則道而人矣所謂罔念也危微無容

精而執之堯舜之能事畢矣

十五日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求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問道在邇事在易曰邇而道在焉所謂邇也要先從邇下手故只見其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所謂易也要先從易下手故只見其易蓋離邇原無遠離易原無難

問戒慎恐懼有輕重何分曰一字足該四字之義故下面只曰慎兼舉非多單舉非少

閒中和日和和從中出非中斷不能和非兩件物事

十六日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有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叟歸全生順沒甯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合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切之行問耶

十七日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逆第恃有處禍之道不

失己雖福亦禍也一失已雖禍亦福思古今以禍
而成其爲君子者宜論而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
者宜論禍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及使開仕而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只
見爲未能者開何敢自信爲已能此所謂見夫子
之大容顔行而外鮮能及此開在聖門語言非顯
其少獨此一語鏡千聖宗傳得力處正不在多

十八日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已此爭辯要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有
毫分徵取之意便不成個文王孔子安能贊其爲
至德且太王亦非好色公劉亦非好貨立言之意
別有對針一行執著便成說夢

人心之壞無他端總之壞於無恥只一無恥便無復
顧忌大家頭只因成風俗故有世教之責者先宜
開發其恥心使知所奮知奮則不肯甘爲與禽獸
同類恥之於人誠大矣哉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賤其無所用恥也呼蹴之與行
道不受乞人非有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

以振醒之尔明尔誠終歸泯沒遂令孔孟之教譜

無權彭餓夫只為不肯食甘死如飴舊亦恥心之

所激乎

此身所以撐拄天地者全憑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

俯仰千古夫子獨以許夷齊真是鳳翔千仞之上

魯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位置何等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愧

爾若於本性靈光真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

孔之人至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褁古今千百世後

飲食男女不盡流為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個

千古真豪傑會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網
冝証性初方有箇安身立命之地方有箇字泰收
功之期當於何處求得此人

十九日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跡可循無瑕隙可指
聖人不磷不緇不偏無閡又進一解論語中載孔
子與子路語甚詳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
槁言名不足賴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言身不
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論自是達者之言

二十日

人生貴適志正非以無累於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做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樂意之計亦愚矣哉

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醒時方覺醉時之謬誤者已醉何暇憂謬誤哉愚觀今人之舉動謬誤者多矣醉中相毆不計身家性命不顧天地鬼神豈無一刻清醒時耶兩虎相鬭敗者死勝者傷須臾再轉一虎至前勝而傷者且俛首待斃矣吾恐鬭不已將一網同歸於盡醉生夢死亦可哀矣

思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証聖人與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正言此日用飲食也皓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怨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十一日

古人寄懷於物必無所偏嗜然後爲達一有所嗜則癖而病矣無論嗜利者爲衆怨之歸嗜名者犯鬼神之忌嗜殺者干天地之和即嗜山水嗜琴書嗜

詩酒古今人自命為雅事者皆由士迷好於外而非從吾之所好者也既無闗於身心性命合宜付之流水行雲以我役物而不以物役我

知己之難自古記之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視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此所謂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耳故人云亡出門結友不長道里長但恐其人非幸得二人殊可與語無幾何時墓木拱矣天下之大豈謂再無人焉衰年無力涉遠遠人也有過而尚者猶得因其人以悉天

下之人懷才抱瑕之士隨在有之而守道知學之人亦未絕響也于期之後遂有子期惠施之外仍有惠施伯牙絕絃莊周深瞑未免輕視天下士耳

二十二日

傷曾孫盧齡 有序 盧齡四歲矣每於家祭隨其諸祖諸父後稱中拜跪依然成人忽以病傷慘我老懷敢云造物無情家翁之不能修德可知也記此志警

祭先能拜跪殊堪有付孫子也復何辜徒慰老且悲

二十三日

作家難（苦里老日夕追呼也）禾黍登場未及獲不堪吏怒日呼門家家欲雞誰爲雞鄭俠何來一叩閽

王貢生赴試（庚子）蘇門秋色桂花新多士欣推第一人老我前庚今再甲看君此去作王賓

二十四日

問陽明教旨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祗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

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真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真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爲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効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已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二十六日

題陳希夷睡圖　道士非耽睡雖心無用之夢中原作想劍客亦倩擬

二十七日

復李共人司李　先正羅達夫有云君能活得千人

命安心不向世外走此正吾儕胞與一體眞學脈某嘗服膺此言雖病廢無能益於世竊望今之世有蓮夫者數人並列內外則天理民彝未至泯壞較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老而不知悔者相去不知幾何矣某與同志嘗論靜修之於吳許其心更苦而事更難來論論元亮菊徑弘景松風畢竟都是事後之悔雖先生自爲寫照爾時陶公高風竟傳千載下悠然見之倘論者與子微于陵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蓋論其志不論其跡也襲與長公頗析此旨值復命言別正欲與先生一質論之

二十八　心

寄謝婁東父母　憶老父母楚僻淮徐去中州差近豚兒展詩後書問往還猶喜時傳德音闕後次公世兄看花長安而老父母遂亟賦歸來矣息影林泉賓樹蔚起人間樂事老父母以一身備之治第每望西來紫氣未嘗不跂懸停雲也但聲賦飄蓬越以間關險阻即鎩羽之便亦非容易茲馬生甫從西入秦都命之過候趨屈馬生係從遊士又姻家子也患難貧賤共之安且久明乎貧從其岳官禮監共事遂殁於父郡中今將一十[illegible]年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

不娶且操行甚嚴遐近皆高其義茲同人寄書所

知仍其擬以歸不謂斯世尚存古道令借敝門人

以通三千里世講五六年疏澗當不異治弟之人

望谷風也倘彼蒼不斬夙緣世兄策選得銜通顯

進是及治弟之私祝也刻信山舍親昨過蘇門赴

其下香山署敝同親友深如老而歸然餘淵謝不

可復慮治弟久離而能返轅無期古人隱不逆親

貴不為侏反貽自衒能不鞠救中夜平而望遙候

可勝馳溯

二十九日

口占示坐中諸子　今古賢愚開世闢水原非水山非山寸心不囿形骸內元氣直浮覆載間夷險投來雖異態尋常過去無多艱諸君會得箇消息雲淨天空日在關

三十二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誠待庸衆宜盡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懇諄複示之以理悔之漸聽之要以我包褁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

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敘別信而已五倫字明白經曲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之位置而隨人之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與貴人處宜矜嚴法度先示之以不敢輕陵折其驕貴傲惰之氣彼來問交方可合士無自重之意人無重士之心無端急急求與之合山人墨客者流彼即容納宥生敬畏若未聞枉己而能直人者也

士非操行不得入門雖涉於岐及免比匪此又論交

者之律令也師云友云自不多得爾爾碌碌直在

北愛之列

八月

初一日

復孫紫淵　離故園十二年親戚墳墓日夕在懷手

詔家與江村光紫所係念者太傅行後聞之甚喜

君家光弟幸益自勉以副文宗之望所委誌銘此

等大文字須得大手筆之人爲之僕衰年思慮日

昏耳職日短自不堪任然亦嘗思之海內賢人虞

山最稱能文且門牆士老矣不知還能操筆否兄

過報例時而商之

初二日

與李愼楚 先生省衙別三年槩與人交不欲以貌

合故於野人有塵外之好茲行矣賦詩三章留別

僕平生正不能以貌交天下士歧路黯然各依傾

答之不足言詩聊示步趨之意

故獨有吾詩到無人愛處工拙關學人不於人所不

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道難造自得

之士命世最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

頰間襲取也夫子身分夫子自知夫子功緒夫子

自夫子而後無人不知夫子夫子而後實未嘗有人知夫子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初三日

世人為名利聲色所中其趣甚濃以淡字對治彼濃之勢正猛而淡之力甚不如何繇能降伏法宜就其濃處窮詰之究竟何若古之人今之人貪一朝之濃而受無窮之禍者榜樣俱在則未有不退然思返耳

問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羞而相泣孟子揭此存以隘之可謂對症乃千餘年來讀者愈濃淡字

全不得力何也曰唐虞三代之世士大夫中此病皆絕少春秋戰國以後稍漸深斷斷然能超什一於千百猶孔孟擇術之力也今病入膏肓醫家望而卻走只在病者於蘇息餘生自操自治淡中滋味愈咀愈長此方千古莫易然病之瘳也還須問此方今此別無得力處

問學之一脈絕於孔聖而再肇自孔聖以開端者何人曰伊尹一派中明學之實而無學之名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慨然以為躬自任然亦無學之跡說命遜志務時敏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

至傳諸如發之[illegible][illegible]於服祭由先明此事真如飢
而食渴而飲不言而躬行唐虞三代始無人非學
者乎

心之官則[illegible][illegible]易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
而[illegible]於何[illegible][illegible]若寂然無思何以能作睿作聖是
恬釋也

初四日

晨起容諮事曰某當然自觀省若無甚歉於心而惡
於志者然夢寐不悚形神難對若抱人世之大疚
舉世之大惡者然此其故何也曰戒懼切念而功

力求熟若有求乃可以無求若有無[illegible]以無求
若是然自以為無求無惡也其求無尚可言哉故
畏之極轉覺蹈跡彼肆行無忌自謂解脫與此正
分道而馳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
耳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
出焉偶感偶應我感而應其中節處所謂天
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問應處不合初亦詐慎後覺有悔此何也曰此正若
知未致耳知未瑩徹疑似相襲錯誤乘之陽明一

生得力全在此處諸君知之明故應之當莫稍忽
容易

初五日

問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於天天字從皋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滅之謂故邪思不生之謂新

六日

問克己復禮羅近溪云克能也謂能盡其己則禮自復文太青云克正也能正己物無不正得與下面由己字相合於書言似近日作此解亦自通得去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何嘗通不去聖賢道理在原本處纔說不在字句上執泥紫陽集註竭一生心力表章前聖開示後學厥功大矣後人只能作紫陽忠臣者不敢謂無人而有意摘發以新奇自負指視愈多益滋紛亂非同學質恭之道也

初七日

簡劉少傅　舊令蔡君過夏峯備述其解任之由與所聞於此中之士民者殊無異辭以敬慎清操如此君者罷官而去已非持平乃賠累轇轕經年難結令其父子於蕭寺中作楚囚相對恐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蔡令感老親臺軫念之誼若處更生託鈞致謝且致懇焉鈞念老親臺既已悉其苦情想不吝爲之解網俾去國之人得生人里門隨時利濟到處慈航元老意中之撥霧而一方之元氣係焉故敢盡其愚

初八日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立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於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處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初九日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機趣深如此任感應之錯投而本體澹如也

再過一年示仁而時送愼庵北上踏意成病會離門逐對酌萍蹤人跡滿洛日雁行同客已傾新酒鄉還作舊酣秋風吹別袂蝶背又重來

初十日

心無體以事物為體心無用以好惡為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於

此領悟

憑境爲愉快者境過轉生凄涼因人爲覺悟者人去

又復聽汝所謂爽入火室煖自外至須提自己精

神徹內徹外深造自得之後自然居安資深火不

能焚水不能溺矣

十一日

周元公識微全體學透本源其備之宗乎誠即太極

即乾元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

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

最難名言故詩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

誠則無非後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默體認而天地神明之奧當下可識非二氏之論於虛無者可同日語也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君子愼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十二日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

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之人須別第一等眼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等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止心無主總因志氣靡懈識趣卑陋暗頓遠而係戀深得一卓識高明之士看破一切斷斷卑暗之習如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一富貴爲賢者不欲是豈人情也哉只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於人者耳

心之不能虛者有物障之耳賢知更甚聖心空洞無

物而萬物皆備故能以至虛爲至實此天地之道也

彥明謂某今始會心廣體胖之義莫只是樂否程子曰樂亦沒處著此語煞有理會解人正不在多

聯翁謂將與人看不得然卻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道物事須教理會得精透日用行習方有受享

夫道一而已矣天下古今只有這一箇道則學所以理會此道者亦只有這一件學若能於一處攻得開參得透則眼前物事咸歸秩敘遇父自能孝遇君自能忠遇朋友自能信推之反之之聖人知者

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不能於此處作功課向齊整枝葉著手既難且難終無了期

十三日

護痛長攻居然自謂無過者是皆自蔽自欺之人也晦翁云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自謂無過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所論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於道理須經自已思索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意所以多爲躬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

已何關學問之事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怠惰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象山此謂道盡古今人不學之病愚謂不肯爲與不爲其病柔而脆未知路自謂能知其病燥而偏獨求而不得其路者最可憫惻

十四日

人知軀殼之爲已而不知精神乃眞已也精神日流轉於軀殼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關際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發得此精神完則光

周便是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愈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曉也知之至自任手不得惟不知則日貿貿於離迷鬼蜮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何

嘗見有人爲家庭骨肉之間戕賊實甚而接人應物之際卻紆徐容與絕無疚惡似有涵養者然又有人爲滅礁鴿志收斂之過反近跼蹐夢寐之間嘗

作儆惕攝謂之曰戒懼之人豈遂不許心廣體胖
睟面盎背耶出前觀本心晝夜由後觀有所恐懼
乃知楊敬仲謂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亦大撒
脫

十五日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
爲萬物之根柢也此語可破後學之疑
凡物自無而有曰生自有而無曰化生又未嘗不化
化又未嘗不生只此兩字循環無端與天地相爲
終始明乎此者死生存亡之理晝夜古今之遞嬗

如指掌

十六日

此心須空洞無一物然後能應萬物而不窮所謂因物付物若先横一物於中則我亦一物矣如何能應物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是自己寫照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妄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詰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宿眞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他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漸復因勉之功多如此

凡丁艱者人皆謂之居憂謂之讀禮惟居憂故不飲
酒不茹葷不御內而禮即在其中矣若憂而不憂
讀禮而收禮立身之謂何尚望能顯親揚名移孝
作忠乎人一生只完爲子之事孝弟之道通乎神
明非仁聖原不能滿孝弟之量

十七日

薛文清云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鹿忠節亦云寧拙勿巧寧愚勿烈寧樸勿飾寧默
勿察此四各爲對症之言而學之所重於此可見
靜沉寬緩則蓄積包藏者多拙樸默則安重有力

而作事可成以此治身應物而元氣常存真道之

道也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私小人之術非誠慾端雖不

尚於言動者不悅

古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與不悟

耳悟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也天高明之覆物

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

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

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而無庸

納之於吾性之中欲推之於吾性之外不可得也

惟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十八日

通、小學人謂白沙子語錄甚少愚謂一統非不了然即百千萬言何益能了然此事雖無言可也嘗謂馮伯幹曰病至此當大爲休歇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擾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眞聞道之言

十九日

大凡平常日用間其良心發露所當擴而充之者儘

自無窮只未經高明人拈出總含糊過去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齊王不忍堂下之牛非孟子不知其巧也學人須先認取已心明白觸事觸物自然為他人認取

學人不可有喜事之心亦不可有厭事之心喜事則多事而心處其紛擾也厭事則廢事而心處其廢弛也均之病道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斯而已矣

問陽明謂善惡只是一物此何說也曰人心止此天理恰恰中乎天理便是善不中乎天理便是惡不

是有一箇善又有一箇惡兩物對舉只在人克念罔念間耳

是日薛行塢覘子夏峯以洮𧯹眉布爲制冬衣修世好也

二十日

客有談明史者謂置姚廣孝爲邪術張守徹爲佞倖臣，以特平之論也以帝臣王佐出處之格律廣孝廣孝殊非其人然　文皇佐命之元勳實惟第一何可沒也予敬立言之心不必問第問其言當否不以人廢言夫子固言之矣二人者皆以勳勞

思不可不謂之識時務

二十一日

有感　世仍如此世人猶如此人江河流日下何處

問行津　何以謂之道何以謂之學沉㝠過百年

不如一日覺

問陽明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此非兼而取之乎曰皆

吾之用謂吾儒之道大其佛老莊與吾儒之不相

謬者皆吾之道故皆吾之用如云兼取佛老而所

用者佛老之說也則雜矣

二十二日

問直截下手做工夫曰當起念時或善或不善難昧
獨知知其善擴而充之勿使過抑知其不善遏而
止之勿使匿伏知善知不善知也擴充遏止即行
也此謂知行合一時時刻刻勿忘勿助而已矣
問臨事不能無錯此殆知之未至不知何時是知至
時然後可試之於行曰陽明走路之喻極爲切
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
了又走方能到得欲到之處若必待知盡了然後
行有終身不知終身不行已耳知行並進正見其
合一處

戲僞遊山客　名山從古僞遊人孰是高人莫認眞

只恐山靈悄俗子鶴猿行道護闗津

損莫大於護過益莫大於知非吾平生不能不服膺

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此眞夫子心事也使乎

一言託出夫子安得不嘆而讚之良朋聚講經年

涉月不知能道此一字否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仲由聞過則喜此是聖學眞血

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萌時這一知處便是

你的命根提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

去己私遷善改過便是立命工夫

二十四日

子孫之才不才總緣貽謀之善不留以厚積遺子孫不顧義理惟利是視人謂爲子孫作馬牛愚謂爲子孫作蝸蛇也古今影樣甚多不可不畏真實爲子孫計久遠除積善無別法

凡爲帝者師處爲天下萬世師已一身不是小正已物正不論隱顯窮達也孔子修已以安人安百姓所謂正已物正爲帝者師在此爲天下萬世師在此

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此是一樣心腸一般責任擔此重担
眞如家常事萬古不至如常夜頓有此任耳
終日視聽而目與視相忘耳與聽相忘終日持行而
手與持相忘足與行相忘此處容得一毫機知否
一毫才拔否増一機知減一才拔便多一乘悖多
一室得喪失無心應運之妙

二十五日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
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愚謂只有這件
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

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朱也

爾然死也爾然

二十六日

燈下令諸孺子聯對示以饑餐渴飲滔孫對云春溫秋凉因講說弟兄之誼示以手持足行滔對云口言目視予曰眼一耳有喜時眼有怒時眼有哭時眼滔曰口有吃飯口有讀書口有說話口老夫爲之喜曰孺子可與言矣何以記之　屬對令朝發與新天機動處豈由人不離當下口頭語孺子拈來絕塵

二十七日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二十八日

問狂狷二字有差等否曰是狷也是又其次也便是差等狂是要做聖人雖行有不掩然心事光明無猥瑣所未必有必爲聖人之志其知恥不苟可激

發以入於道聖門曾點滕雕開與原憲是此兩人樣子

二十九日

從來欺世盜名之人有能欺身後而不能欺生前者蓋身後之耳目易蒙而生前之聽覩難掩有能欺生前而不能欺身後者蓋生前之指視猶短而身後之摘發甚長總之假者可僞定終難久襲耳前有春秋後有綱目假仁者與行仁者有辨襲義者與集義者有辨到底欺世不可欺名亦難盜所謂小人枉做小人耳

三十日

水遇寒凝結成氷氷遇煖消融成水水與氷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氷覺如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則非迷更無兩候

九月

初一日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人誰能明叛於綱常名教之外遇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於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

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
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爲取學
之於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
於見知聞知則知乃學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民原知不得
尚聖人之道爲宋儒所蒙曰聖道如日中天明者不
能燭幽昧者不得加翳謂宋儒蔽蒙氣我不敢
知謂宋儒盡蒙氣益不敢信以經書之言折衷諸
儒之說其得失自見
因舉石齋水西擬夏峯排石齋人此因識及爲少墟

學術極正康劉山救李獻吉自是英雄熱心孫立
亭周旋楊忠愍身後事甚悉所稱節概之士
問一問一答便是致知力行謂致知可也如何便是
力行曰知得親切此時便撒去許多障蔽睹予靜
悟得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是一家人則知所到處
即行所到處正見合一本體如云知之非艱行之
維艱恥躬之不逮是以工夫復本體上根鈍根原
有兩般人立言之旨自不容混施
初二日
長生之說久中於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

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於天地間也即二氏所謂長生超生死意亦如是於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哉試看耄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耄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姚江謂無欲為靜不獨得元公之要乃聖學心法也

心齋謂心有所向即是欲此又得文成之要近矣

又謂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此又得

心齋之要

學問功夫不得純熟只爲日用之間念起念滅變幻甚多迷者從明處變而爲暗從樂處變而爲憂所以長戚戚覺者從暗處變而爲明從憂處變而爲樂所以坦蕩蕩坦蕩者常不變則功純力到便是成德君子

問道從何處入門曰從知入不知則昏昧放逸舉步便錯何時是到家之日故學先知止知止如明眼之人決不蹈於荊棘亦不怕荊棘爲礙所以能定

靜安處而終歸於自得之也

初三日

人生於自己面目原不曾認的也如對鏡見影卻問這個是誰故目視耳聽而不能為視聽之主手持足行而不能為持行之主一身之官體且無著落此身安得有受用之時學問求下落只求當下此身受用得著使不虛度此生

初四日

而夫子一天也亦嘗以知天命自任乃於子臣弟友之庸行則曰未能也曾子得聖人之傳聞一貫而

惟仍於先王之至德要道御遊而不敢當曰參不
敏何足以知之此何以故曰孔子之未能正是其
知天處曾子之不知正是其聞一貫處蓋天道原
容不得一能字一知字若自以爲知能則其去天
道也遠矣天道總一虛靈聖心亦只是一虛靈而
已不虛靈者知能障之耳
問聖心無知聖心無能何以曰日有知而月無忘也
曰日有知月無忘即到知之盡能之盡而有詣以
至德要道子臣弟友者仍舊無知無能焉耳
初五日

古來賢聖諸儒言不可爲典要但看當日立言之意各有對針甚不可執著論也如言舜其大知又言所惡於智言必有事焉又言行所無事言思則得之而又言何思何慮言敬而又言忘敬言忘而又言忘即是馳言不可如槁木而又言以靜坐言必存養而又言說甚涵養此等語不能盡述總之看道理萬不可泥於一家言曲士之不可與於道者拘於見也

初六日

剛有言天理不足恃者曰彼原不識天理烏能恃天

理識天理則無一物非天理也無一時非天理也究舜禹之執中湯之明命文王之德純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周子之太極總之一天理而已明道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能自已體貼出來則動靜語默得失存亡無刻非天理之流行我與天理不得分之爲二若云悖天理則猶受命於天理也

初七日

問天地之道一誠而已而天常不淸地常不甯如衆

暑不時災異迭見福善禍淫多不當者豈天地亦有所不誠與曰此正見天地與人同體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猶影之隨形毫髮不爽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果然交勉淸甯立見

初八日

明道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是原有該商量該不是者但在兩先生各足以想見其氣象

年友沈芳楊仲子崇儒過視夏孝送其尊人錄本伊

洛淵源一部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

不罹於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初九日

張橫渠少以才自豪且視明道兄弟務外見坊之于

而虛心求教切切師之懇懇如不及其學成德尊

識者謂與孟子比此在張子之舍己取善誠不可

及而程子能令張子之舍己其品地可想

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我大視他

將做小兒樣看此是孟子藐大人一般魄力我夫

豪才孟子浩氣千載下英光動人

與盧叔蒙丈人賞菊　東籬千載未成塵解徑猶堪

託北鄰陶叟九旬于望入門來對兩兩精神

初十日

問子翁成人曰呂希哲有言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

友而能有成者少矣以姑息爲愛不擇勝己之友

以輔之是自棄其子弟者也

十一日

沒謂世間無好人此三字見心術刻薄賊傷元氣

上蔡與朱子發講論部樂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

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出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如上參看可稱俞說書

十二日

各省鄉賢名宦祀於學宮表當日之賢並後來之範典至重也世教凌夷是非淆亂凡有一官一職或于命有官職者皆得與焉濫觴至此當何法以補救之曰黜陟之典斷叫一理從來議入議出旋入旋出者屢矣如追奪官誥時時有之豈其以不才之人冒竊俎豆而遂成不刊之盡乎天日昭彰正

人一言而釐正之亦清楚時弊之一端也

客謂為親友緩頰常道不問其人之賢否樂欲其私庇與是非不明於天下而好惡不快於人心仁人君子處此應如何曰仁人君子自不肯以私庇匪人然為人緩頰亦忌過將令人輕語言寓厚道於直道之中處己處人兩得之矣

十三日

程伊川以布衣召見尹和靖亦以布衣召見伊川嘗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在講筵上問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和靖曰此為當時之君而

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

相謂曰程頤不敢疑孟子

伊川嘗云晚得二士謝湘靖與張思叔繹也繹三十

歲方見伊川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慨然自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十四日

胡康侯於春秋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又得

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多相合符益以自信探索

愈勤當時之君若臣亦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

所及所得如此方能令後儒之指摘而尋其病痛

大凡有病痛之可言者皆當以身體之而實用其力者也孔子往矣於其言語而會其神情既不得與於見知之列自當虛以質之百世之後聖未有居之不疑而定不許後儒之忠告於前賢也能忠告前賢必有度越前賢之意其人者間氣所鍾豈易得哉不如而作虛言擣亂者燐火耳曲士能辨之矣

十五日

快心娛志之言入於耳令人意蕩而氣昏小人之禍國家非人之敗善類舉皆出之直臣諍友之利類

非甚庸暗鮮有不知然非賢明不能收其益廣已之難如此

龜山令仲素思索飢者甘食章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此語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人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

延平以書謂仲素云側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爲衣食

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

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此與無佩

渴之害為心害互相發

大抵讀書人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放

下且靜坐教胸中空蕩無係著卻舉起一看每非

便有下落程門喜見人靜坐輒嘆為善學龜山相

傳指訣以及仲素延平皆如此昏亂鬧熱中看道

理明徹非養成後不能

十六日

予嘗言夢寐難對語謂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

是心而忽有是夢若甚謂之隨於雞鳴平旦時箇

獃生平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

根猶在故不覺其何隙而萌發也無盜賊之夢者

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隱而難割

者在是在當人自搜剔耳

孟子曰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愚

謂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人猶爲山木惜之而致恨

於斧斤致恨於牛羊聲色貨利之牿心終身求而

弗得得之終身樂而忘返幾見有致恨於聲色致

恨於貨利者乎日夜之休息無期而露之潤澤不

到故國殆有甚焉

十七日

古之公孤保傅坐而論道之人雖係臣僚皆所稱帝者師王者友故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漢唐宋至今保傅公孤相沿如舊而其實亡矣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自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官愈備而宮省之關禁衛之地所窟穴盤據於其間者不知何人望王德之清明世道一之平康也有是理乎江河日下砥柱莫施君負臣耶臣負君耶總不必問士大夫有恐懼修省閉戶

讀書而已

師友之誼既難甚於君臣堂陛之間而比肩事主各懷異志以相傾陷究且同歸命於洪濤烈焰之中總因不能親師取友遂至置身無所士大夫不能親師取友并獲上悅親而胥失之豈不可惻乎延平嘗云倘從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此老以仲素爲師元晦爲弟猶作此言可謂以師友爲性命者矣

閩黃紫陽行狀云自先生去國鄉大憸人以學爲僞語斥六經悉爲世之大禁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

身從遊之士有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又云先生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兩說出一人之手若不自爲矛盾與曰紫陽門中自應有此兩般人前之說爲小人畏禍者言後之說爲正人不畏禍者言各極其情之所至不足怪也

十八日

問夜氣平旦之氣浩然之氣前聖俱未有說此是孟子創闢不知從何處得力曰浩然之氣從集義後

養成剛大充塞天地存夜氣保旦氣自好惡相近
使不梏於旦晝之所爲而勿忘勿助皆是用集義
功夫義以集而精精義入神便可建天地質鬼神
考三王俟後聖千聖相承同一源本孟子願學孔
子者也義以爲質非集義乎禮行孫出信成總所
以熟其集義之功到此纔無義襲纔能慊心義之
與比所謂由仁義行也孟子自負見知見此耳
父兄喜得能子弟子弟樂有賢父兄富貴功名之外
定別有其業陽嘗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
利祿而導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故蔡氏祖孫四世一轍

十九日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於吾耳吾目之前凡入於吾之目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凡入於吾之耳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而歸之於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乎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工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於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廻來學

人多主此說不知於夫子近思慎思九思之言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所思絕慮者未見其能得且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二十八

致田水部　弟五十年守不見諸侯之義獨樂於親就先生者爲先生具慈流行相信有素故不待召而往適金老叔君見顧云先生向來與諸公酬酢用情太厚雖一肉一菜價值且多於市井弟念先生冷署且[illegible]邦託塵外如以此待弟是棄之也

第三十年前約六器聾素半之愛我者必信我不信爲在其爲愛先生尤請午餘趨教

二十一日

洵聖學之要曰無欲夫子之思剛思其無欲者也顏淵死曾子之宗教即所稱剛者乎日省忠恕正所以清其欲心耳子思受業於曾子思誠以達天德孟子受業於子思直養而配道義皆所稱無欲而剛者也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周元公無欲是眞血脈無欲未易言須自寡欲始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仁義豈可

以襲取貌耦哉

十一日

劉少傅招飲 在庚子之秋值公畢居黃花盛開乃開筵見招且命攜兒孫將車同過公出諸公子行觴儼然古人應門置醴景況某以龔璜蹣跚猴側儕輩已道曆疊下兼之余家三世均得雁序其中長幼雜然繼以卜夜雖一日良緣誠千秋佳話躬膺斯契情見乎辭 金風漸遞薦荷旻草野常堪羣古人依樹宅年吟衆謝將車茲日見諸甫黃花羅立成孫子自接湖森對主賓辭後支節歸去蘇

還題陳栩卜宵晨

二十三日

王伯生振揚其二子過夏峯問學於其歸北平以詩以送之　家住在盧龍襄海恣飛越十載大河南氣志無顛蹶世事入眼明有裂攖招揭入訓進諤掘猛乃不中欲人訓嫉惡嚴嚴乃不受枕取子子諸友每向余咄咄悲陵襄伊人一見欣清機攜切登夏峯堂請以弟子禮析將幾夕晨有扣無不竭臨路莫悵然千里同明月

二十四日

問制欲非體仁愼雜非愼獨請疏其義曰克伐怨不不行焉是制欲也體仁則從其仁之端擴而充之如火始燃泉始達何用閉之使不行也克伐怨欲使之不行是愼雜也愼獨則一誠當權衆私屏息如大將登壇兵卒自肅又何用逐事而愼防之哉

二十五日

伯生問少懼憂患飄泊他鄉空囊攜幼訴諸親友原以未嘗學問之身而貧旅蹉跎歲月虛擲祈先生一言以爲指南曰生於憂患乎與固詳言之矣行拂亂其所爲此句最宜著眼蓋欲求無病之將得

安之貧而不可得也予既立不忘溝壑之志只羞此念而往便無不可為之事便無不可了之事耕讀樵漁皆樂業也故國他鄉皆安土也庶不虛然皆同志也盧龍幾千百年只有一箇田子春于盧

而求之有餘師

友人自滁州來詢及庚午復滁城事曰余偕道尊裴椿之功請其事甚悉因及椿在塞北寄居蕭寺不剃髮不拜王旋向西拜坐亦向西剛心烈氣果八年苦做事之因被犯椿終其身以賓師自處數年間此語初疑之久而信終令人敬服文文山不盛强

畢旦夕之命隱然以箕子自處此可想見桥之心矣

二十六日

問形色天性而人不能踐形者形色離天性那天性離形色耶曰目常明耳常聽是天性也而明有時而昏聽有時而塞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踐形者袪其昏通其塞耳目之官不誘於物則聰明之體依舊須從心之官得力

二十七日

問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

中術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稍頭花能滋息灌溉併枝枝葉葉毫無損傷其用功也亦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二十八日

寄杜君巽　子輿氏云無財不可為悅此語殊令仁人孝子居貧而守志者撫慨千古幸有夫子瘉首毀形未爲不孝之旨原寒士當大事不至傚假於心而負罪於世太君之變固知親丈愛子輿之痛然不能不酌於尼父之言六十不毀隨分自盡但

慰體大君之心為心此僕之所甚於親父者

二十九日

無則不可為悅得之為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也然實無財必以財為孝破產喪職辱親實甚故曰毀肌裂形未為不孝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孟並訓總以教孝有情有文者於親無憾於心無憾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於親無憾於心情文兩不至乞墦登壟務為苟得祇將體辱親而已矣

三十日

得倫之楷節烈一則入畿輔人物考

十月

初一日

率子若孫家祭　俗傳此日送寒衣大凡從剏父起意無非喚醒人心春秋霜露之感耄年未能展先人之墓念之有餘恫焉守墓兒孫當體予心不可怠忽從事

初二日

齒搖不甘食指此以添老態　非徒不用咀服嚼腐書史無事此幫坐用無亦安止獨是齒搖搖所嗜失其美幾乎借食養與著慨嘆只已濟難再生齼

存撫久理商與耳目較緩急孰可以君子曰不然

老境應如此

初三日

作晉詩豐集序入歲寒二集

初四日

偕詩同人爲鳳岡壽慶九十

初五日

客問道在眼前如今眼前何處是道曰適問川似欠

不體若子不敢先食父行問予起而應對答積刊

卑幼候長者先揖少者不敢行長者前何莫非道

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著而察焉道豈有餘蘊哉

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原是漸次相生還是一時俱足曰太極者終天地而始天地終萬物而始萬物與天地萬物周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其生也若有漸次之可言其實一時俱足

初六日

問諸儒語錄一人之言前後亦多有不符合者何也曰自少至壯壯至老氣血有盛衰識見有增益功

力有生熟孔子叙志學以及從心四年而進朱子晚年定論悔從前自誤誤人語言文字之間少是如此壯是如此老仍如此此此是未嘗學問之人剿竊一言以作門面非所語於深造自得者也

初七日

書王念修立嗣契後　王茂才念修名之藎與予居相鄰今十年矣本分自守橫逆之來避死不敢與較不幸而有疾疾且革義社諸友憐其壯年乏血允母老二女幼欲爲立嗣若有阻之者族長志學揮其姪茂才統坤而立之於立愛立賢之義正省

合耆雖均以孀母撫育成人出嗣於外不安於心
子曰功令有移封本生父母未嘗不得展其孝思
此舉極善故附數言於後

初八日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人同流合汚一路必不隨
俗人素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初九日

問人生何事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
節不能做即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初十日

問從古遯世理名之士如荷蕢楚狂丈人之流豈非所稱不慍無悶者耶孔子奚不取焉曰不慍無悶者以天地萬物爲徒荷蕢楚狂輩果於忘世者也此中相去正千里耳

十一日

問集義襲義曰集義者以有恆爲心善人爲質狂狷爲骨充實積累光輝發越漸至於中行聖人之地襲義者原無以其實心誠信於天下貌忠信廉潔之似鄉愿竊君子之名本同也而謬託於和本比也而謬託於周本驕也而謬託於泰設居宋之處

傑未免多落義襲一路君子謂之不聞道

十二四

問色厲色莊色取於五霸之假同異何如曰色厲者譬之盜色取者行多遜五霸接三王其功不小唐虞三代之治遐哉不可再覩即如霸功亦豈易見哉孟子已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十三

從來謂道與見爲兩局聞與尊爲二境想謂君子道聞道則見也仍不離道之體總歸於道而已矣君子謂聞即尊也仍不離聞之用總歸於聞而已

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

閒之謂也

十四日

瑞田與予新中表兄弟因來從遊每與予談及其鄉之前輩閒人亦皆予所夙聞可謂不苟於言矣予新爲言其尊人虞徵公於壬午以有道授登州之黃縣令抵河間禍出非意城破虞徵公烈死瑞田抱隱慟遂棄舉子業予聞而傷之且超敉孫瑞田不能忘其親嘗命思守其身則不負來問字之意而予亦可以對予而無怍矣

十五日

與藏中諸友　沈茂才蓮源僕庚子年友芳陔令也客死於輝已十餘年矣無子而貧今其姪來韭其柩此最近情近理之事僕為具燕饋題一旌欲煩諸人皆拚一形亦厚道也

十六日

與王燮航　耿生新聞至夏畢狼狽可憫意以先生高誼諸之渠感且泣但麻衣未敢登堂徵聞左右

十七日

語二畫士　凡繪圖者無非將其山水樓閣園林之

偉而以娛觀覽吾不知簞食瓢飲在陋巷之人有何山水樓閣園林之偉而可繪也善繪者能繪其章著之跡而不能繪其閒淡之神此繪事之所以後素與爾二君於此更進一解

十八日

問學何以能不厭教何以能不倦曰聖人與天同一不已法天之學以爲學自然厭不得此所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法天之教以爲教自然倦不得所以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

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方接引絕不寄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說子引齊宣於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通照其平時而加簡點略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大弟子一項人孟子謂樂正子徒餔啜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方纔可大可久

十九日

問先儒謂滿街皆聖人又言世間無現成聖人此言何也曰滿街皆聖人是就本體言人皆可以作聖無現成聖人是就功夫言不爲則不能詣聖各有

其言在

十日

復杜君異　前荷伯庄一函知已入覽又承　來川禁札殊令人不忍讀終身之慕獨於親丈見之至意外一事觀丈不忘自反郎君又且知過不美之中都見道力所謂發憤者生之徒也子輿嘗嘆人謂哉孫女遂失母龐君父隔遠又不能撫而教之太君與舅姑俱不齊過其無知老夫竊自請有頗炎

二十一日

問過去者不能不治將來來者不能不將而　此再無

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應當下立
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而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
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憂以思周公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豈其沾滯於過去將迎於未來者乎蓋
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問源頭關頭之辨曰富貴貧賤造次顛沛總一源也
分而言之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
顛沛一關也顧涇陽云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
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
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

之如一然後爲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

二十二日

間詮人之心與聖人之心於何處証其同也曰天地之德曰生人得之而爲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惡不肯雖經蔽錮牿亡然乍見孺子入井則依然呈露但不能自認而自守之進之而月一至焉日一至焉則仁體見矣再進之而三月不違以至終食無違則渾然一仁矣此便是至誠無息與於穆不已同一境界人甚無忽此乍見也

二十三日

世無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於孩提稍長時滿其愛親敬兄之真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於雞鳴而起時滿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欲一刻倏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二十五日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脚跟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陋開手便差脚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

顧違戒孔子登太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高也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鄉愿之所以賊也

二十六日

貞靜子ノ孔係　於死於生相見黄泉無愧色曰貞曰靜應知青史有餘香

二十七日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於生死之外者在有元洛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淫蕩聲而變飾稱善歷之曰若要

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並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

二十八日

孫伯獅命其子宗游再拜正弟子之禮

二十九日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易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

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猶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精雜以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存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孟子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廻生之手

十一月

初一日

問人做不將去畢竟是稟賦有偏全非祗學力之

厚齋曰一諉於稟賦則人人皆可卸責誰肯下用
勉工夫古來聖賢不知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苦勤
一毀難便諉於天之限我此正所謂自暴自棄蓋
論本體要是人人具足論工夫未必一一皆是果
能此道矣愚必明柔必强頁非虛語
問見在便有下手處到底亦無歇手處請指示其說
曰學人拈此一語意各有指乎得其義見在所居
之位各有當行之素只就此素位下手而已矣此
外何容心焉無時不有素無時不當下手所以無
歇手處也有下下手所以勵其始無歇手所以要其

終紀始學人進進不已之功

初二日

世人大都只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愚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當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爲性既一流入竊自負爲不世出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初三日

問恭敬忠便是仁否曰恭敬忠是仁中條件乃下手做工夫處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

則做工夫就體是仁居處自恭無恭之可言執事自敬無敬之可言與人自忠無忠之可言此本體即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恭敬忠須淋漓足色仁方免得色取行違病狀不甚緊是用功親切處

補四日

問道在眼前如飢食渴飲隨在而是此語然否曰道原隨在而是然須是乃謂之道如飢渴害心有何是處錯認了路途便入坑陷

又五

寄劉公勇　道丈之歸山也眞可謂大勇哉況蜀者

無不仰企然頼上風物視百泉爲勝况是故園

知道丈之不能來但意與偶到亦不容不一來

則以夏峯爲居停不倣居不極地乘山堂主人雖

耄矣備趨佐道丈一臂此語不敢爲他人言於

巳則不容默默耳天地即寥廓撑柱者賓來待幺

人有其人矣了悠忽錯過豈不可惜久無便爲

王子之父舊與公家有聲味之好附此當一面

初六日

為王君佐家譜序入歲寒二集

初八日

龍溪持論以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為見成聖賢人人具足不是外求劉獅泉非之曰開天闢地鼎立乾坤吾自創業不享見在此二說者各有苦心處但直任見在為止足固不可離見在懸空去做亦不可離念菴曰獅泉早年為認見在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說龍溪指點極是透徹須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莫作玩弄始是去兩短取兩長此前輩朋友講書眞實切磋處

初九日

問靜靖二字之義曰學先主靜周子曰惟無欲故靜

大學所謂定而靜靜而安也自靖以自獻於先王

殷三仁各有背心極處庶耳非主靜難以語靖獻

非自靖亦難以語靜安源流亦合

初十日

爲蘇齋答問錄序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大意問盡其心者由於知其性也由於二字似無着

落在盡心前而恐非孟子本旨向來不能無疑自

子欲疑得有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何是
此齊王腦所謂盡心者窮理而已能窮理方能盡
性能盡性方能至命至命者即所謂知天也未能
至命窮理盡性是至命的路數殀壽不貳修身以
俟是窮理盡性的工夫到盡性則命自我立矣此
孟子願學孔子的嫡派

十二日

天李問初學從何處入手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
兒云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初學然
須話此先須靜坐何如曰爾欲看靜坐太容易然

心浮氣人靜坐不得熱心急性人亦靜坐不得元公之無欲是不着喜怒哀樂未發纔是靜坐的榜樣予嘗云學先不視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是靜坐的功課程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非大涵養人不能若以槁木死灰為靜坐則枯禪耳非儒門宗旨也

問古言先知後行今言知行合一者何者為是曰知行自是合一然此乃聖者事知而後行賢者事為知而不行虛象也不知而行妄人也

問朱陸異竟是同是異異果何以異同果何以同曰

陸從尊德性入朱從道問學入此其所以異也然尊德性豈能離得道問學道問學亦不能離得尊德性總皆聖人之事也此其所以同也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乘人也最微最隱千頭萬緒紛至沓來如何能寡術曰欲不有寡則心不能養從古未有以多欲而為聖賢者也寡得一分欲覺得一分心方成得一分人聲色貨利中斷無入品此處須要割棄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念地下便以為冥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

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亂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
夫既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而有大
焉者乎夫既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
亦莫必於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載之袞鉞難
掩天下乎可畏猶莫究猶謂不驚也

十三日

閒處忽然惡念猶勃勃伏惟無端之中忽起惡想惕惕
於心蒙扯不斷當如何曰此是人心將伏難道心
之循循送竊發焉而構不可測然惟有親者作鎮
之功密吾慎獨之念此段功課日省自問而已

十四日

問未發以前空洞無著似無善惡之可言自思慮一起眞妄始分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想正是未發以前一段光景何以見得 賢曰此正釋儒之辨毫釐千里全在此儒備者如 行有不得一味反求反求則戒愼恐懼所以求未發爲中中節爲和非然一主善而已釋教本心行有不得一味勿求勿求則斷思斷義未發安得中發安得有節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諸儒于經典皆本此五字爲悟得于禪宗想孟之 賢得于耳鄭於陽揚證陽明教

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言正見其爲
至善與告子之意甚懸絕矣
問周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說者
以爲承上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仁爲陽智爲陰也
至論語那云智者動仁者靜是又以智爲陽仁爲
陰矣同爲夫子之言何以兩相矛盾耶曰陰陽動
靜分屬仁智以爲二則二以爲一則一所謂性之
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雖以仁爲陽智爲陰然陰陽自不能
相離也子曰智者動仁者靜又若以智爲陽仁爲

陰矣然動靜亦何嘗不互爲根乎各執其生露若見爲如此則如此言之若見爲如彼則又如彼言之原無矛盾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倘再曰成已智也成物仁也有何傷能於理了然自於辭不執泥耳

十五日

問告子曰生之謂性是純以知覺運動爲性矣而宋儒則曰性即理也理是無所知覺的何以主張一身耶性果理耶抑理氣合一而主宰此知覺運動的一點靈妙處爲性耶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以遞相生於無窮總之理與氣渾淪融浹於其間欲分之而無可分欲合之而不待合人爲萬物之靈得其清氣獨厚孔子曰性相近蓋人與人相近與物則相遠矣孟子曰性善人性皆善物性則有不善矣如欲以知覺運動爲性豈於何歸則以理爲性氣於何往理以主宰乎氣氣以運旋乎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無處不周乎人盡性所以能聯宇宙爲一家爲一身性中一點靈妙處告子既不知惡能盡天命謂性故盡性能參天地贊化育

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將至春秋可謂無道之極矣夫子何以不隱而且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曰有道見無道隱士君子出處之義孔聖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唐虞三代之治寤寐以之自不肯果於忘世天下有道邱不與易悲天憫人意更悽惻以跡觀之孔子不能挽春秋之世爲三代以乎終身行而終身擯然教鐸爲世賢於堯舜實終身擯而終古行諸此也舉宇宙之全體全神自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問格物云云曰格物二字是理學大關頭諸家紛訟未有定歸既不能起尼山於今而問之須求信得過此心者而定所從據乎 所疑即物窮理格一物欲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耳此三說者功令主窮理愚意四十年來主正物說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誠正致知後而始窮理則所謂致知者何功之操也正物者知之明處之當誠正修之功方有著落家國天下之事方無滲漏帝王聖賢處事處人不過求一妥貼而已愚謂陽明乃紫陽之功臣人謂與紫陽相牴牾者皆倡此說

虛中無我共偕大道之意格去物欲之說亦正心

誠意時功課誠正致知是大人正己格物使是物

正

問日月至焉而已矣曰一至焉於仁猶縮月一至焉

何其疎也恐果達藝諸賢不至如此曰此至字與

端倪偶露者不同當至之時與回之不違同是一

間仁之本體但不能如回之純才識氣魄用邪冐

謂仁不得孔子於及門之人決無錯評

十七日

問孟子表而不見諸侯之節何以見梁王曰士無端

而見諸侯不惟自失其道并非所以道諸侯不爲臣不見此定分也梁王既切願見之懷惜遲已至孟子豈投于下者流而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原不足以擬之見諸侯自有陶鑄諸侯之手轉春秋戰國而爲三代此段皆心極處願學孔子衆人固不識也

問孔子謂伯夷爲古之賢人孟子却以爲聖之清當以孰爲定論曰夫子於伯夷因不念舊惡曰求仁得仁雖稱賢也而無憾辭孟子即謂夷爲聖之清而曰隘曰非所願學已明示不足之意各就所見

而立評爲非闘優劣也

問管仲云云曰夫子於仲也雖大其功然亦嘗小其器瑕瑜互見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至戰國時此知有霸術絕不講王道故孟子卑其功而以爲不足爲提一王字以折服雄豪强霸之習俾不敢令之介所學而從我此亦對癥之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非孟子詎能具此識力

十八日

問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諫皆

女樂之歸何

身計國家有事將賴何人擔當耶曰勿欺而犯信而後諫此自人臣事君之道然非所以律夫子夫子於列辟君臣而賓師者也其仕止久速惟義所在與天地合德同時合其序明明不能取信而強犯以取辱是區區守一節効一介而已聖人之所爲賢者不能爲賢者之所爲聖人不肯爲了一身者必不能了天下萬世子路之殉衛事也且不能了一身矣

問孔子於原壤云云日夷俟而深責之母死而歌反若非間似失輕重不知朋友君臣之際權者可以

直言令彼有可受之地亦則難以斷辭不使彼有不堪之情進諫之道自宜如此況原擾世法外人安得以情理律之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意隱而深更嚴於卯歷

十九日

問輪廻之說云云曰天之生物胎卵氣化皆誠者自然之理生生不窮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原始反終謂明其生之理便知其死之理非謂一人死一人生如釋氏輪廻之說也上古人稀末世人稠安能以一人而脫化千百人耶如其然應偏

者不道

問鬼神有無曰考之經傳記鬼神而無疑鬼神之德之盛山川鬼神亦莫不皆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諸如此類不可盡舉無一物而非鬼神也無一時而非鬼神也即如夫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雖主之以務民義盡人事未嘗說無鬼神但非如世俗所云某鬼某神主何休咎主何吉凶紛紛非鬼之祭諂媚成風此則夫子之所不語也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如稱堯曰神堯稱堯之德曰乃聖乃神此言誠如

神人也而天矣中庸所謂言天道也

二十四

問前知曰前知之道莫看的太神奇只一窮理則據古人興亡治亂成敗得失之跡便可以卜來茲所謂禍福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天道人事之微有不爽者 如山作太易數蓋本爲此若以推測占驗之術中爲前知此 術士之小技而非至誠之道也

問靜坐曰靜坐原爲學者其能得力於靜以節其動則靜固靜動亦靜也若厭動喜靜又何取於靜

天章辨惑二十二則皆予昔所致疑仍與吾友四十年商討今天章一一詢問知非泛泛予爲學以泛泛應之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天章集諸於此二十二則言下了然即此問答之間學有餘蘊或人謂學謂思辨行總皆學之事下謂學而博問而審思而慎辨而篤行此是行爲未可作岐觀也

是日冬至合族姪子孫冢祭　凡與祭者各爲祖父之位昭列於昭穆列於穆俾生者各得展一日之孝思祭畢而燕亦猶存惇睦之意

二十一日

復孫朱淵　再接手書藹閱賞掌之便且褒許在旣

僕于三世之知僕爲鄉來而辣人緊驟惻如之何

所論文正先生誌文僕謂韓范一流人須得熱許

大手筆方可勝任因念教者門下士文章老手較

爲備自光大淵故渝誰報守眞寶相商非敢諉卸

他人也古謂非文與人不敢求謂文與人矣非介

徽合向門亦不敢求此許僕雖愧之然仁兄不忍

相外甚詭何敢忘何能忘耶憶文正先生爲僕序

家乘有云倒承丹吉甫文武爲憲何天子臣王國

其歸而飲御廼在張仲孝友此其自待與待僕之
意僕則不肯又何敢忘何能忘僕素明過衙將而
計之斷不敢有負也舊紀乃老伯語言行事所寄
如有任者帶得一册謀梓之以廣其傳

送高應祥歸上谷

蘩苑贊聲孫心事若逾貢倒水
與尋山吳結別有剩遊城雙柳堂六校相比鄰今
依蘇山側妻孥共食貧飢並無餘瀝倒甑常絕薪
孤甥非無託豈其嬰不辰太保家聲替仕牒與府
新抽夾而謀生擬也其為人予言無不悅手錄如
獲珍忽有北雁來兄病望服椒即日思返轅竟不

願死陳何以慰吾懷臨路倍酸辛

二十二日

問張仲孝友何關周官中興曰尹吉甫以孝友之大臣在朝廷調一人以調百士其合假賄賂以試佶閨大畧若觀邑庭皆是都能孝其比有事亦不忮不競日與壯猷元老如方叔顯若各持一美以崇觀是謂能友之吉甫樹孝友爲友故能佐天子匡王國其猶甫々々在張仲孝友不亦宜乎

光州陳向敏字勉思叢父評木公命來省學

二十三日

復陳泮水　昨公勇請告過蘇門曾致雅注又接翰教且重以賢公子屬顧趨臺命且感且愧昔許平仲爲共城樂公茂甫遺其子姪來問學平仲答因其氣質而擴充之皆爲有元碩儒巨踢鬱然絕學之倡今某之拚陋不能窺平仲藩籬而郎君家學有源某何能爲請益投贄云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先生固知某之大槪矣平仲與學所関世道人心甚大今日之平仲於公有厚望焉

二十四日

問顏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情何篤也及顏路請

車爲椁則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門人厚葬則又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不願於薄乎說者曰念鯉之無椁故不忍偏厚回豈聖人果作此較量與曰此中有天則爲一毫己意不得而與之回簞瓢陋巷人而予聞道喪予之慟悉天慟人慘極矣然貧而厚葬猶勝而不變於義是豈私漸昔謂鯉無椁遂吝回之椁有此一番較量耗是己私用事哉路請車父子情深門人厚葬朋友義重夫子脫然一天命之流行情之緣義之宜其不得而援之矣其於請車厚葬也雖非以人

嘗不孚其意並行而不相悖

二十五日

送楊子亨歸里　子亨過夏峯兩逾月矣端謹而有遠識深爲乾行喜有後也將告歸會滹水陳公令其子勉思來問學其服詞曰曾晳狂士或謂參乎一貫之傳亦恍然見大意則先生因其子以教其父也乾行有志未遂承父之大意者今在子亨豈不可因點而教參乎諸子臨路題詩并數言於首子亨勉之哉并以語其弟子淮

二十六日

問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求爲霸主而不可得矣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求爲霸佐而不可得矣遞至於漢唐宋其君其臣務然爲霸主霸佐而有餘然跡其分冀挾父陳橋之事恐霸主霸佐亦所不屑五季五代益不可言淩替至今痛哭無從流涕無已世道之江河既不可返即有孔子寤寐東周之志孟子舉安天下之心亦徒抱虛願而已不知當從何處著手曰叔季之不同於古昔時運有升降而帝命無增減虞廷於

受已曰人心危而道心微世遞降而人心之危者益危道心之微者益微於孤陽一綫幾於垂盡幾不能使微者之絕而不續惟此中有天命為設人之所能為哉五典五禮秩敘自天殷因夏周因殷有損益而無更改則商周之因漢唐宋元有豐功而無幾德豈道日變而功日卑耶要亦同歸于曰達道達德九經此自天開擴闢以來見成一副家具以付千萬世作君作師之人堯舜性之性此者也湯武身之身此者也五霸假之假此者也孔子以教傳示天下萬世其豐功偉烈賢於堯舜

且遠邈武何足云孟子功不在禹下脈有其勝德
足相配此豈苟於言詩哉內聖之學合三綱五常
無學術外王之道合三綱五常無道術敗我故物
君子亦曰反經而已矣

二十七日

問純儒與純臣霸儒與霸佐功足相當否曰純臣之
功德在一時純儒之功德在百世霸佐盛與人見
德故其驩虞純儒正如其霸氣與儒之統並自孔
子曰君子儒而純者也小人亦曰儒者其類[illegible]
然豁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氣然霸又易[illegible]

醖釀備足以銷薪氣而釀又足以蝕眞行一種伏

一若如拱古提人獨孔子太和元氣而集大成均

為名儒而儒乎其儒如所謂君子儒者元公則道

而下數人而已

二十八日

諭諸子曰持家之道曰勤曰儉二者孰尤持要博雅

曰勤非儉終年之勞耕不當一日之侈靡故昔日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似儉

尤要緊雅曰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日之計在於寅凡治家治國治身治心罔不有

先於此者似勤尤要曰二者皆要二者皆非要也要在克勤克儉之人耳八年於外三過門不入方得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如非其人胼手胝足朝經夕營何濟乃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恭已化成幾致刑措昔唐文宗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雖云儉德然受制家奴自謂不如赧獻詎下躬儉亦何益乎

二十九日

問導元之說元獨近似節其修養服食若是卻病也

曰二說俱是要務節迷人陷於其中而不覺悟

窮究眞僞惑總在人好惡不同故崇信有淺深耳

唐武宗奢然除去浮屠之法而躬受道家之籙服

唐諸之自太宗至武宗併餌藥以取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覆車相尋恬不知悔惑在其近似亂眞之謂不學無術

二十日

適有讀鹿子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力猛其氣勝以質於予予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他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並觸■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

奪其志其上書業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嘗題聯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爽士無恥攻不得人使訪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蹴天蹴地孟子之塞天塞地庶乎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望雅問初學入門須有一段不怕天不怕地之氣方能獨立不懼若跼高蹐厚畏首畏尾風吹草動輒爲披靡焉能深造而自得乎曰爾伯順先生正從

此入志所抵往百折不回初似痴中似俠末路始歸中道所學已三變矣天假之年造詣愈不可量詩其草十五種說約皆莊嚴之文故多英氣

十二月

初一日

先祠茨谷謂諸子曰日月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者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顧外心且誰無顧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

分非特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
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
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不願
乎其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於此通微幾可言
學

初二日

問孔子思中行而不得故寄思於狂寄思於狷又深
惡鄉愿之亂德乃今思之狷之不爲狂之進取是
具中行之骨者也誰能有此骨者即如所稱鄉愿

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是其中行之皮者也誰能行此皮者欲并鄉愿而無之矣世道人心將何所底極乎曰世雖無狂狷而狂狷之脈路自在狂狷之脈路在惻中行在正不必求無鄉愿耳堯舜之民多仁桀紂之民多暴豈有一定之性哉當桀紂之世而不以暴民自處者是即真狂狷者也第患德之不固歲有豐凶俟之而已

初三日

謝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有禮不旋踵而墜名失已辱身喪家不知立

家之規正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發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墩以慈孝澂後人子孫世守勿替見在爾曹勉之

家規六則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教性情閑節欲立身之大端詳見於周公誡魯公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

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
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劉元德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
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於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
知惡人有學勝已者嫉之佞已者揚之以啣杯爲
高致以勤事爲流俗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戕親
取友之誼夫豈外焉者哉

從古賢士名人教家戒子之言史不勝書難以悉録

此六則因與子若孫時言之尤此六則之義千萬

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故以作家規

續家規十八則

一安貧以存士節

一寡欲以養恥心

一潔室以妥先靈

一承宗以承祭祀

一睦族以篤兄弟

一好合以樂妻孥

一擇德以結婚姻

一推誠以接長幼

一勿欺以交朋友

一隆師以教子孫

一正色以對賢豪

一含洪以容橫逆

一守分以遠嫌隙

一謹言以杜風波

一防侈以淡[illegible][illegible]

一好古以拒[illegible][illegible]

一克勤以絕耽樂之蠹已

一克儉以辨飢渴之害心

論六則述古人之意後十八則以己意而次第之並

教家立範須有躬行之人故先存士節養恥心孝

友爲政立嗣承祀其首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

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

不和多開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

先既翕而後及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事之

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世家行

長幼執是可以訴偶有援朋友信之已不信而依

得人之信或謂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為擇師要而不勞會儀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攻人相値亦當存自反之心釁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横議守分謹言庶乎可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畱不學無術耳閒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入口儉與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拔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而人人不肯行先儒謂行保甲法能使人無盜予謂行家規而人人親長便是唐虞三代之

風何無盜之足云斯我也不敢望之於天下不敢望之於一國竊欲望之於一家凡我子若孫其守

吾言

初六日

復耿夢諸親友　友梧歸母櫬一事已既乏力人亦難言雖費拮据終辦慨我本慳吝能慨諸君屬[illegible]之意乎計程歲暮力可抵首即霜雪長途飢寒難免況不能不令人係念耳

初七日

復鄭曾石　接手字遠來甚貧且病使乎亦當[illegible]

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半從憂勞生而憂懼之後正在此貧耳然此可以固庸流而不可以固豪傑昔人云貧即是道文烈先生有孫而貧誥誡孫謀俱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或有意於太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論也

初八日

復田備甫　別後最可傷者夢周令岳平生磊落抑鬱而死莫年蹤跡不能憑棺一慟抱慊何言乎[illegible]備述年來憂患令人惘惻然生於憂患天正有意於賢友此非道氣人不能領畧答問一冊俯[illegible][illegible]

僕近來功課八十已廹耳目雖久不靈幸心思尚

爾不迷餘無可爲賢友道者

初九日

問文公家禮冠婚人子之始喪祭人子之終規中

何止言婚與祭而不及冠與喪也曰生今反古冠

及其身冠已久廢甯待今日此不必言至送死足

當大事恐不肖尚知自勉子孫而賢貧富貴賤因

時制宜此又何待言亦不必言非畧也 附家規後

初十日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還是主嚴還是主和曰禮之精

失其眞和雖禮無其節節文從天理出二者皆不容分之爲兩禮之用和爲貴一章若聖人說話是一是二 附家規後

十一日

問齊家之難難於治國平天下家邇天下遠家親天下疎何以難曰正惟邇則情易狎正惟親則法難用夫家之所以齊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婦曰順反此則父子相傷夫婦反目兄弟鬩墻積漸而往遂至子弑父妻酖夫兄弟相仇殺庭闈衽席之間皆爲敵國從來均平天下之人

每於此多動心忍性蓋法制之所不能束禁令之所不能施以此思難難可知已 附家規後

十二日

問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在忍夫同居義取於和然則情有不堪而襲同居之名似非君子之所貴也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忍正所以成其和也如心實不和強為含忍勢將至於積怨深怨決裂不可收拾居同而心異何如居異而心同古今四方皆一家人豈必合聚同室乃為一家乎國運家運離析分崩皆非人之所能自主仁人孝子亦與時偕行

分合同異無庸有成心也　附家規後

十三日

附家之不齊多因婣婭不和遂傷兄弟之好或恃寵以奪主母之權主繼母毒害前妻子女其禍人身家敗人名行更甚當何道以處之曰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千古家規也身範不端向婦人女子求齊道無繇矣　附家規後

十四日

南北及門諸子繪圖十二幅復介薛行塢宗伯[illegible]

稱觴

賤辰及門諸友締屏紛祝俚言答謝　我家易水上

垂老過蘇門非緣愛風景故園猶久存雖云經[illegible]

鄉此山邵屬孫我來築一茅書卷度晨昏爽廬[illegible]

二易孫枝育已繁行年七十七何以答親恩及門

二三子豈營而宵奔縮圖詳素履侑以知已言自

慚一腐儒徒虛百年發良朋來自遠情猶如弟昆

聲氣原不隔今古此乾坤

辭諸友　僕馬齒雖長無聞暫重蒙諸君枯愛之渥

既有屏金再辱厚賜僕不敢云傷廉諸君得無[illegible]

也祈敬請宰諒

十五日

吝友　人經一番患難須有一番動忍總不負老天成我之意如仍前面孔絕無增益是一頑鐵不靈之人耳若宜黙黙自勘有進無進莫不自覺無待人言也

十六日

寄立兒　頼天地祖宗之靈七十七歲尚自健飯但氣弱不能多説話家規寄去當照錄一紙掛之廳中便是與爾等晨夕告語也你既宜出貲盤費自

是雖辨付來人銀二兩杯一隻爾伯母面下細細
永與永徵瑞哥母子各付些須荷鵬為我久受存
我每念之寄絨襪一雙不足言酬王永吉歸行耳
字

二十日

答戴嚴犖　規翁世德名家樹幟海內昔曾於陳一弘
緒處一挹顏色未得接談然每於友人讀其詩觀
其字溯源種竹堪不朽近聞與張生爺親炙探古
今人詩而北生似有當焉僕竊為北生喜得知己
也衰老流寓他鄉求不敢輕通問貴人不可先生

冲襟含下悃杜芳訊以閑邪存誠不違于係其相

質僕因假昔日於元禮處避坐從以先生為官人

中之貴人而不知先生乃當世之學道人也閑邪

存誠四字道統學脈一言而盡先生之得力深矣

葬讀證人把骨難期[illegible]用就正幸教之

二十五日

答劉公勇　仲尼祖堯舜吾道之宗爾中有兩[illegible]

派衍皆兒孫大者爭嶽瀆小者亦瑶琨上下數千

載斯[illegible]人存乾坤有晦冥大易貫虎屯灕旨之

道[illegible]於何勞辯涇渭復相爲衙湄躋非點擬春秋

戰國間孔孟道愈尊游修高蹈士名亦取於元姚
許行道身歿光燄蘇門欣暢者于來顧與緒為尼
不窺廬嶽外何以立雲根造物為能尼丈夫挺孤
壽

二十六日

閒人好直言慨曰命良友如何曰良友不廢直言能
受直言雖見良友諸葛孔明之言曰昔初交州平
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黃幼宰每言則盡
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illegible]

丑邦

管王溥明濟字脩度

二十八日

姻友李寶義解館就平夏祭賦此　十年同寫客今日復同逢吾家欣四世君亦擁兒孫兩婦賢君女兩女惜皆温爭育已成行福德儕吾門終羨勝時喃脈意至各志青君年實遜乎祖予不嘗彭所幸在貧交富貴莫見論

二十九日

除夕有引　予以前庚子登賢書今花甲週矣眼暗耳聾氣弱久在死法中賴天地祖宗之靈眠食尚爾

■■十年憂患艱辛未至狼狽而幼稚叢生門以內無戾氣門以外無裸貨自慰疾病禍已過分因爲此句

倏然又歲除僩然一年事難以告無罪兒童諒我慈

致川水部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臥碑一記　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宗肅皇帝敬一箴咸符心學之淵直接一中之傳向來表章無人懼其久而或晦念欲爲詮解處裘年輕筆不足發明先生謂冷心清以斯文爲已任此事正不可輕易錯過也稿具不

任係蝦蟆蟹龍於學宮騰錄以示先生或有意乎

問人有一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皆於何處認取曰人之品格規模大小自是不同如蔓草之於長松微蹟之與珠玉豈可同日論乎第身非長松則不知長松之貴也身非珠玉則不知珠玉之貴也一人百人之人如何能識千人萬人之分量留侯非淺尚不能用武侯非昭烈不能用取人以身此千古不易之理也

譜錄存卷之十四終